

当代青年艺术家写作丛书

湖與湖面的光

李繼開

【绘画卷】

樊枫 主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 当代青年艺术家写作丛书 *

湖与湖面的光

【绘画卷】

李继开 绘

樊 枫 主编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与湖面的光/李继开著、绘.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430-7737-9

I.①湖… II.①李… III.①诗集—中国—当代②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①I227②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9545号

主 编:樊 枫

执行主编:刘 宇

绘 者:李继开

责任编辑:刘国刚

执行编辑:刘 蕾

封面设计:你谢见 代 楷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24

印 张:7 字数:14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58.00元(共2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引子

武汉美术馆建馆伊始，便开始关注当代青年艺术家群体，这似乎是对近些年来国内的艺术生态及方兴未艾的当代艺术研究做出的本能反应。如同绘画一样，源于一种本能。当代艺术又是极易受市场操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态度代替立场，以展览呈现态度，便有了“江汉繁星计划”的雏形，为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艺术家搭建一个平台，呈现这个时代艺术的多元表现，形成一部对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的观察报告。如今，“江汉繁星计划”已逾3届，我们仍在探索，以期抓住某些紧迫的、有争议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创作普遍面貌的艺术现象。

为了保持艺术较为完美的感性和真实，就需要将其放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透过群体演绎找出艺术家个体的自我诠释，这就是要对当代艺术家个案进行研究。李继开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艺术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很早便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始于第一届“江汉繁星计划”的缘分，对他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我们以宏观远大又具体而微的思路，来做这次展览，意味着兴趣盎然的角色带入，成为了大环境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出身学院体制下的李继开，在当代的艺术环境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固定形象为创作主体的风格。这种被称为“自我观照”的虚拟形象联结着一批与他年龄相仿、教育背景相似的青年画家，他们在本世纪初逐渐进入主流的当代艺术视野。“川派的年青一代”、“漫画一代”、“学院变体中的一员”、“残酷视觉”等诸多来自意识形态、社会学、

※

现象学的归结接踵而至，这些定位终将落脚到这一代艺术家能否造就历史的制高点。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代艺术家确实将油画本土化了，李继开也从中找到了他的自我表达，同时奠定了他的油画在当代艺术市场的主流地位。他的作品渗透着时代的气息，他富有个性化的艺术符号，源自日常经验的大众化艺术语言，在当代的中国油画画布上任意泼洒，成为一抹清新的色彩。

对 70 年代生艺术家群体的归纳与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也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单单从艺术家个体创作来说，这种思考却容易遮蔽个体所延展出来的丰富性，仿佛艺术家创作的冲动和激情都归于无处了。我们不能否认艺术创作的主观性，不能否认每个艺术个体对语言运用的自主性，语言的意义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创作主体。艺术家用此时此刻的作品言说，便不会沦为抽象的附庸，必将具有某种力量。

李继开对自我的关注和表现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特征，作为符号性语言的男孩形象置身“超现实”的场景中，构成了艺术家想象世界的镜像。从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到创作日趋成熟、职业生涯已逾 10 年的艺术逐梦者；从确立起以男孩形象作为创作主体，再到图像系统成熟后复杂的语言探索，他用“超现实”的手法表达自己独特的心灵自白，完成了一部隐喻式的少年自传。其中有生活的迷茫，有青春的反叛，有成长的阵痛。甚至是对生命易逝的文人式伤感，对时间空间的哲学性思考，也在近些年来走入他的绘画世界，他并不满足于画家身份了，他追逐自己的内心，随意自在抓起笔写几首诗句，或是沉迷于工匠般的劳作，构建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诗意的乌托邦。

三年前开始，李继开便开始在土和火的世界里探索，新的材质和手段在他的艺术中迅速发生着化学反应，而写诗的习惯倒是从他学生时期便有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同于其画作的另一番风景。

※

※

画家的文人情结并不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发迹的，古人早有“书画同源，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形诗”的妙悟。“诗歌”与“绘画”传达出来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既是艺术家潜意识精神气质的载体，又成为其艺术创作的脉络。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图像艺术和文字艺术因其传达模式的不同，所呈现的语言显示出不同的维度。对于有些画家来说，造型艺术是情绪和技术的平衡，某些时候需要妥协，而文字的普世性能增加了视觉艺术的想象空间。换言之，图像也能将文字艺术的抽象意境具体化。图像和文字分属不同的系统，又因两者之间表意程度的不同，加之观看者、品读者接受的差异，倒是在对作品和艺术家的解读上平添了许多乐趣。不知李继开是先有了作画的念头，才用文字附加阐述，还是先有了语言文字的组织，再引导出了画面，执笔塑形。但我想无论是哪种模式，必是身体中关于反应机制的较量，蕴含着自身表达与智力学力所及的探索与思辨。在探索与思辨的过程中，李继开也必如赤子般流连辗转，我想这便是某种不可言说的创作的魔力吧。

- 3 -

最后引用两句李继开的诗句作结：

水浪像鱼鳞
白浪白浪
水草长出头发
抓不住马缰
这里许多水啊
白浪
你应该换一种方式奔跑

※

如头发般疯长的不是暗夜里的水草，奔跑的也不是白浪，而是在月光下摔进白纸里的一道创作的灵光。

※

时间到了
世间总是会有人来人往
万物皆生长
留下来的人在低声说话
留下来的人
平静注视火苗
脸庞被一点点照得透亮

被火苗照得一点点透亮的轮廓是某个“不合格的制陶者”，也是“暗夜里的打石工”；是手持火把的“夜行人”，也是“深夜潜回故乡”的怀乡者；是夜里“随江而下”的篷船人，也是“踏浪归来”的水手。在李继开的绘画中，这些形象化作做梦的男孩，冥想于无名荒野中，呆坐于头骨上，在湖中央涉水寻源。

绘画与诗歌，之于镜子望向另一面镜子。是诗的隐喻还是画的背叛，李继开在诗与画中纠结着……

樊枫 武汉美术馆馆长

2013.8.7

※

湖与湖面的光

1845年，一位出生于康城的法裔肄业教师手提一把斧头，只身闯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山林，一住便是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这段与湖为邻的“隐士生活”，给予了他远离文明之外的淡泊恬静，也成就了一部超凡入圣的精神著作——《瓦尔登湖》。他是梭罗。《瓦尔登湖》俨然成为一面镜子，映射出梭罗“追求孤独”而“自我反思”的生活哲学，湖的隐喻，也为正处于迷惘状态的人们觅得一处精神世界的安放之所。

对于身处当代的画家来说，对所经历生活本身的思虑，对自身潜在状态的自省，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一部分精神内核。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常被定位为信仰无处可寻、情感无处可依的“自我一代”，“残酷视觉”、“焦虑不安”描摹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语境下，李继开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求索，独自走向了那片澄净透明的湖之境。而他作品中标志性的男孩形象，正如同湖中的倒影，映射出其主观诉求，集结了那无处抒发的虚无与惘然。

解读李继开的作品，不得不从那形象温吞、表情木讷的男孩说起。男孩与兔子、蘑菇、昆虫为伴，冥想于花间和森林；男孩在桌上世界演出一幕幕荒诞的木偶剧，时而被闪电击中，时而呕吐一下；男孩在玩弄着火把，在木桩的顶端冥想，失衡于浪尖。画中男孩明明是画面结构与情境的参与者，以看客的姿态冷眼旁观，如同毫无意识的梦游，就连呕吐这种极端的生理反应也像是某种程式化的表演，好像一切的冲突都不曾存在。同时，画面的情绪也显得极为克制，这种克制从男孩的面部表情一直延续到画面中其他

的元素，舞台般的桌面，直挺挺的木桩，以生硬耿直的线条、抑制的平涂连接着，低表现的克制便发挥到了极致。于是画面的时间与空间似乎凝固了，一个个带有隐喻的符号全都指向了作品背后隐藏的那一部分封锁的世界，那是画家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有人看到的是画家童心未泯的戏谑，有人看到的是自闭孤独的情绪和对伤害的迷恋，有人看到的是温和的自我表达，也有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群体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情感细腻，他们对生活的感知与日常经验往往化作一副“自传式”的理想面貌。然而，智者不会空言“集体”的态度，也不会放大个人诉求的愿望。他们在此时此刻不断地审视自身，在各种似与不似之间，在翻天覆地的外界变化与自身机体的新陈代谢之间，建立起坚实的桥梁。

时光在画布上划过，近几年来，李继开作品中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画作的表情，不知是对外部世界的回应还是从自身机体生发出来的无端而为。我们可以看到卡通化的图式语言隐去了，画面的色调明显深沉许多，男孩还如之前的钝气，安静。不同的是，他被置于更加阴沉的背景中，黑色的油彩层层覆盖，透出的底色是冷峭。这样的画面空间好似完成了转换，画面的空间感不再通过色彩对比和场景的透视来表现，而是隐藏在丰富的笔触下，建构于虚拟的风景中。男孩在乱石岗、无边的荒野、无名的湖泊和森林中自我放逐，那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孩童所做的梦境，如黑童话般神秘莫测。男孩僵直的身体像是在和自然与环境对话，外部刺激带来的超现实体验在此刻消解了，只留下自我沉溺和内化的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如果说《白日梦》、《花间呕吐》、《雷电》等系列中的少年是舞台上默然的表演者，类似于摄影中的摆拍，提示某种戏剧化的不在场，那么《荒野》、《卵石》系列则是某种历史的在场，是男孩谢幕后的低吟浅唱。

值得一提的是，灰暗的色调中并不见恐怖气氛的弥漫，倒是画面中的活脱之物显得生动俏皮。与喜不见、悲不闻的男孩相比，李继开笔下的物质世界，立方体、圆球、石

块和建筑物反倒成了更有人味的活物，它们被赋予人类的表情，鲜活如此。一支将香蕉皮当作睡袋的香蕉也能成为画面的主体；一颗“错愕的圆球”在寂静的风景中正上演一场独角戏；万千张面貌各异的小盒子和人类脸孔在同一片汪洋中相互陪伴着“浮游”。就连荒野中将腐的尸骨也无冰冷的寒意，反而是透着点点余温，夹杂着无以言状的凄美，像是对生命消逝的悲悯。这种忧伤的基调伴着男孩入梦，男孩身体蜷缩着，在睡袋里，在潮湿的土壤里，在无名荒野中。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人们会塑造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事故打扰，自己在自我意识中重新建立一个新“我”来弥补受到的损失。而这些想象全转化为新的记忆。在这些记忆的引领下开始在这个重塑的世界生活下去，就像它们真的发生过。在男孩梦魇呓语中，“自我”通过另外的方式延续，精神生长出来，新生的记忆在酝酿，萌芽，找寻归处。

三年前，夏至未至，陶窑里氤氲着闷热躁动的空气，李继开置身其中，等待着一批小型瓷片作品的诞生。陶与瓷的制作过程非常奇妙，将柔软的泥土放在手中揉搓，压成形，再拿去窑中高温烧制，成为坚硬的陶或瓷。与油画相比，土与火的世界里涵盖了更多的偶然，任意而为的情感凝固于简笔勾勒的形象中。类似于丰子恺文人情味的漫画，生活的琐碎事件从现实场景中剥落，断裂的记忆碎片在瓷片的承载下新生了。新生的是一一个个真切鲜活的情感，记忆碎片串联成一条虚拟的自我构建的逻辑链条，李继开将这些记忆片段一个个地拾起又一个个重构，重构成一个新的自我，生长出一段新的记忆。

他的一些小幅纸上绘画，渗透出相对直白、戏谑的语言，是另一种情绪的挥霍。《盲人》中的形象带着眼镜，显示出某种矛盾。化作异类的男孩焦虑紧张，口罩遮掩了他一部分的表情，他被贴上了标签，同时像是失语一般丧失了表达的能力。“电线杆子”、“大楼”、“废墟”作为新的元素出现，岌岌可危的大楼，高高的电线杆耸立在一片废墟之上，停在电线杆上的不是麻雀也不是乌鸦，而是无物之物。另一幅画中，巨人般的男孩和如玩具大小的建筑物，正遭受着某种浩劫的城市上空盘踞着万千失落的面孔，我

※

以为这是对城市变迁的某种情愫吧。《路》中怀抱相框的男孩，拿着自己的遗像走在空无一人的大道，上演一场青春的告别仪式。

无论是陶土瓷片、小幅手稿还是纸上绘画，都是对各种无端心绪的自我记录，是那任意流淌的灵感，是黑暗中生长的植物的新枝，不见得个个满意，却凝结着无意而为的随性态度和独善其身的某种快感，温吞中沉淀着能量。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泛舟少年，将船泊在湖中央，呆呆望向湖底深处，往事似湖中的倒影，历历在目，湖面波平如镜，又时不时泛起点点波光，不知是心底的暗流涌动，还是那明日世界的幻影。那在水边凝固的容颜，是先验主义思想者梭罗，是希腊神话中自恋的美少年纳西塞斯（Narcissus），是自我追问的芸芸之众。纪德解释 narcissus，大意是“narcissus 是人的自我，在时间的泉水里发现了映象，这映象，便是艺术，是超自我的自我，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染它，它便没有了，你静着不动，它便显现”（《文学回忆录》）。

对艺术的阅读，是要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着接受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作品，也不是来自画家，不来自色彩和技巧，而是来自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来自客观世界中尚未表达出来而且尚无适合的词语表达的部分。我的文字，之于湖光的全貌，只能是一瞥之下的朦胧倒影罢了。

而湖中的男孩，已于无人之处，长大成人。

刘蕾

2013.7.22

※

※.....※

目录

※.....※

- 10 -

※.....※

布面绘画

※.....※

01

※.....※

纸本绘画

※.....※

85

※.....※
※.....※

121

※.....※
※.....※

131

※.....※
※.....※

141

布面绘画

※.....※

- 湖与湖面上的光 60.5cm×80cm 布面丙烯 2013 -

※.....※



※.....※

- 船与男孩 100cm×80cm 布面丙烯 2013 -

※.....※